

真心 真情 真动人

一书记录了感人至深的青春恋情

对于青春而言，怀恋是到达后的再次出发，
是出发前象征性的再次到达。在怀恋的过程中，
除了真善美，一切都不值得顾盼。

没有往日的玫瑰 就没有今天的深沉和灿烂

怀恋

当你踽踽独行或茫然若有所失时，当你忽遭
变故，心境凄惶时，请别忘记，在这个世界上，
至少有一个人正在远方深深地怀恋着你。

青春

宗永平等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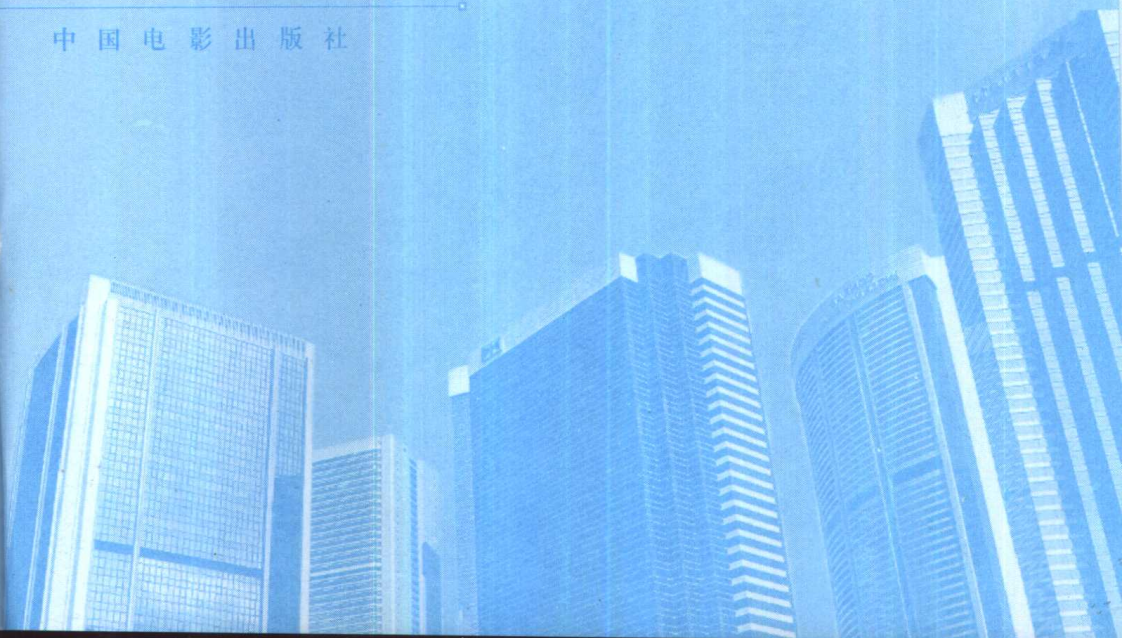
对于青春而言，怀恋是到达后的再次出发，
是出发前象征性的再次到达。在怀恋的过程中，
除了真善美，一切都不值得顾盼。

怀恋

REMINISCENCE

宗永平 等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怀恋/宗永平等著.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1. 9

ISBN 7-106-01774-4

I. 怀… II. 宗…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9141 号

责任编辑:文禾

封面设计:半间

版式设计:五谷田工作室

责任校对:微风

责任印制:刘继海

怀 恋

宗永平等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邮编 100013

电话:64299917(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E-mail:Jsja@netchina.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75 字数/240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7-106-01774-4/I·0306

定 价 17.80 元

序

怀恋是重返青春的一条捷径。只有怀恋才能缩短果实与种子之间的距离。我们通常所说的“叶落归根”对这个道理的比喻也同样恰切。通过怀恋,我们的生命获得了必要的节约,使我们能够从容不迫地咀嚼和回味那些逝去的好时光,从而滋补我们日渐苍白的心智。

怀恋也是回到事物本质的一条必由之路,——一条直达元素的路线。因此,当我看到这本以《怀恋》冠名的书稿时。我便不由自主地亲近了它,同时它也当仁不让地康复了我那萧疏已久的心情。

这六篇作品,像六处风光各异的旅游景点,每一处都能把我们的思绪紧紧地收拢,再轻轻地放开,然后再收拢,再放开,如是反复,难解难分。你却感觉不到一丝一毫的疲劳,只是一味地紧张,一味地激动。当你忽然意识到书越读越薄了,你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旅程即将结束了,这时便有一种依依惜别之情油然而生,便有一种遗憾环绕心底。

这就是文学的魅力,更是《怀恋》的魅力。这六位文坛新锐,以各自独特的才华,远远超越了时下肥艳的流风,把一腔真情毫无保留地寄托于永恒的怀恋之中。

大学生的情感世界是由极端理性与极端感性双重矛盾体所构成的。其繁复性即使用“光怪陆离”来形容也毫不为过。在涉及此类题材的作品中,《怀恋》可称得上是领异标新的一部杰作,也



是此类作品的集大成者。

《校园情殇》将校园情结置入“刑侦”的背景下来一步一步地展开,用“死亡”推动了强有力的叙述,整个的阅读空间弥漫着尖锐而又紧迫的氤氲。《足球与女朋友》以令人愉悦的节奏和发人深省的调侃中的辛酸,凸现了时光的刻度。正如作者在题记中所写的:“全部人生,不过是为了创造几件刻骨铭心的往事。在现实中告别的,都在回忆中相聚”。《女生宿舍 208》,像一条穿过人烟流向天涯的大河那样,既现实而又有些脱俗的忧伤显得额外旷阔,温郁中隐约可见的是一派浩荡的当代女性意识。行文方式和 208 宿舍的女孩子们一样令人着迷。



而我更容易被这样富有质感的文字所打动:“在很多时候,人是很难不向某些东西屈服的,比如自然,比如金钱,比如天灾人祸。在宇宙中人是渺小的”——《忘却祝福的梦》;“男人不应怕失败,怕的是懦弱”,“他很喜欢孤独和寂寞;孤独和寂寞是创造力的源泉……但他又讨厌那种孤零零冷清清的感觉,他觉得那种感觉里面渗透着遗弃……”,“血,一滴滴地往下淌,在夕阳惨红的落日余晖下,散发出微凉的晕眩的光……如同熬过的玫瑰汁水一样。”——《血染的木碑》。

在这里我不能面面俱到地对这些作品逐一品评,但《等待温情》以切肤之“真”,深深地触及了隐藏于我内心多年的悲哀,尤其是末尾的那句:“我也终于错过了他”,令人在无可奈何的惆怅中鼻子微微发酸。

我们所要奋力抵达的,总是自己未曾了却的理想,我们之所以不停地怀恋着正在或已经离我们而去的青春,正因为青春乃是我们一切理想的发源地,正因为昨天发生的一切仍然历历在目。《怀恋》为我们指明了回归的具体方向,它告诉我们,青春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

怀恋的过程便是净化心灵的过程,只有美好善良的东西才配被怀恋,才配被月光般的温情久久地爱抚,怀恋是人类最柔软的一

种情绪,在人们为满足各种欲望而极尽手段于一时的今天,它显得有些不合时尚,它也因此显得弥足珍贵。

真得感谢这六位年轻的作家,他们为我们的青春和我们的怀恋提供了最优秀的范本。

如果没有对往昔的怀恋,那么对未来的任何企盼都是盲目的。

万鹤年

2001年9月



目 录

一本书记录了感人至深的青春恋情

R E M I N I S C E N C E

怀恋

校园情殇/1

生命就这样结束了，而爱情依旧徘徊于大地之上。正如夜晚消失了，而梦痕依旧滞留于我们的脑海中一样。

女生宿舍208/51

如果说生活是一条河流，那么，我所做的就是——走过，并且感觉水流的声音。

足球与女朋友/103

全部人生，不过是为了创造几件刻骨铭心的往事。在现实中告别的，都在回忆中相聚。

忘却祝福的梦/154

在我们接受祝福的同时，有些事情正在不可挽回地发生着。只要你活着，一切事情都可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等待温情/198

我的爱人，你要知道，漫长的等待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将意味着什么。等待温情，但眼前却总是疾风暴雨。这时，你在远方失去了什么？

血染的木碑/250

爱，在哪里结束，也注注在哪里开始。只要感觉尚存，爱也就没有消失的理由。

校园情殇

北师大 宗永平



生命就这样结束了,而爱情依旧徘徊于大地之上。正如夜晚消失了,而梦痕依旧滞留于我们的脑海中一样。



黄昏。没有车无论马车牛车驴车或是奔驰奥迪丰田可驱，我照样得登上那座倒楣的山坡甚至可能登上倒楣的×山啦。没有答应什么，但我是男人。大老爷们说太阳是个精力过剩的疯子，疯疯颠颠撒了一天野，暂时精疲力竭收敛了那股疯劲，跟他老婆躺上西边的席梦思干着平民百姓也干着的勾当。晚霞是位春情初萌的放荡少女，既经发觉自身的妩媚就发誓征服全世界的男人。她把丰厚却无肉感的嘴唇涂得血红，并给素白长裙的福绉镶嵌金黄和深红色的彩带。就像你知道的，每位此类富于幻象的少女下场都特惨，而且越是漂亮越惨。但是无论如何，夕阳总是特别富有吸引力的；但是无论如何，晚霞总是绚丽极了。

山哑巴了。鸟哑巴了。山上的人也要哑巴了。只剩下晚秋的风絮絮叨叨是个多嘴妇人把那片枫林吹得一脸处女红。刚才的闷热让你发觉这是一个变态的日子。是的，太阳是个一夫一妻家庭的丈夫兼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的专制皇帝。否则他的亲生野生私生儿子怎么可能满天地眨着眼睛，就像现在在湛蓝的天幕上？那湛蓝的天幕是各种恶德和罪刑的舒适至极的温床。我不知道要掉向辽远湛蓝的天幕还是漆黑的地狱。山雾浴润了头发，而露珠沾湿了我的梦。

我的梦很奇特。我知道是在梦里，但没法把自己唤醒。或者从一个梦中醒来以后却发现自己掉进一个更深更沉的梦里，掉进一个更深更沉的梦里……

我躺在山坡上的草地上。被我压在身下的草很密很茂盛而且富有弹性。这至少卸掉了我的一点心理不平衡感：我觉着太阳及其

子孙们睡得也许并不比我睡得舒坦多少。

但是我知道我身旁的草地将会比我身下的更加浓密茂盛而且富有弹性。因为那里淌着一滩鲜红。那是血。一滩鲜红的血。一滩鲜红的人的血。一滩鲜红的男人的血……

我并且知道从我躺着的地方向东走五步就是一个 123 米高的悬崖。悬崖全部由乌黑发亮的花岗岩组成,没有一星土壤。但是岩上长满花草乔木,郁郁葱葱并且绿得像岩石那样黑。而我躺着的地方虽然只隔五步的距离,情景却大为不同:只生青草而且虽也茂盛却都很短。我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想知道。最奇怪的是悬崖的中腰位置长出一棵老松。老松枝繁叶茂,躯干蜷曲,树皮斑驳似鱼鳞而且发着古老光滑的亮光。我能估计出它的负重能力大概在三百千克左右。如果从崖顶坠落而希望被树干挂在半空像飞鸟那样,物体质量至多不超过七十五千克。我曾是学校的“物理王子”,这个称号就是现在用在我身上也不见得是讽刺。凭我对力的眼测这点也就足够傲视学校物理系。

而老松现在的负重正是七十五千克并且像你在猜想的那样是从崖顶坠落的。我知道那是一具男尸。现在还是血肉丰满,显然过去它很健壮。这甚至使有三百千克负载能力的老松感到轻微的压抑。但是我知道,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老松的负载就会逐渐减轻。原因可能不是秃鹫或者蛆虫蚂蚁。秃鹫早被驱逐出我们的美好家园。而松叶挥发的松脂足以使任何蛆虫蚂蚁致命。约在一年之后老松的负载至多剩下四千克,那是骨殖和衣物。到时我对老松的愧疚将比较彻底地消除。对我而言这实在是可喜的事。

我高兴的焦点将不在这里。我想你一定记得欧洲中世纪教会处死异教徒的十字架,那是以耶稣基督的名义。当时我们骑着堂吉诃德的伟大坐骑笃辛难得周游欧洲大陆,我们将会随处见到这样的十字架。只要略微有点风吹草动,我们站在高处的兄弟们:尸首们便会迎风而舞,一会儿是芭蕾舞的《天鹅湖》,一会儿是杨玉环的《霓裳曲》,蔚然成为一种雄壮的景观。它的雄壮曾使它有被诗人描



写的荣幸。这样壮丽的景观一年之后将在这里复现，至少是具体而微的复现。

最精彩的景观也许并不在这里。有两颗种根于眼骨窟窿的珍珠在夜空里熠熠发亮，映照老松的苍翠的枝叶。那两颗白水银里养着黑水银的珍珠。它们将被风干，在眼眶里像腌制的透明橡胶塑料球。它们将逐渐萎蔫；变形变色；形体越来越小，小到极至；化成灰，变成烟，最后灰飞烟灭，归到虚无。

大自然有如此壮美的景色。大自然的创造如此精彩而又奇诡。面对它的杰作，我又是感激又是自豪。因为我将独自享受这奇迹并且有玉成其美的功劳……



紫芝崖。知道这个名称的唯一的人是一个将在今天做周年祭的附近山村的老头。此外在世上没有农民、山民或一切其他所有民知道。甚至药农们也早把这个群山深处的、他们的祖先曾采到紫芝的悬崖打发回他们祖先那里去了。

但绝对不是没有人知道这个地方，而且也是一种“民”。就是东面四十里那座大都市狗不理巷我们所的青年男女民警们。

在我们所里，头儿不到三十岁，但他顶讨厌的事就是所里有人恋爱。

什么时候容易放松警惕呀？他瞪着恋爱的那对小青年。

接吻、接吻、接吻……知道吗？接吻！这是他永远的答复。因为他的女人都是在和他接吻时被砍跑的。具体说是先因被砍而吓破了胆，然后有的对头儿说句“再见”，有的连“再见”也不说就溜了。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三次，但可能再也不会发生了。因为我们头儿不但已经没有恋爱的勇气，简直是得了恋爱恐惧症。

在所里工作时间谈恋爱就是失职，就是拿人民的生命财产开玩笑。这是头儿最后对他们的训话。

禁止青年们恋爱就好比说：小朋友禁止吃糖、禁止唱歌、禁止问问题。所以年轻人有他们自己的理解。所里工作时间不许恋爱，

意思是所外休息时是不妨的;禁止恋爱,意思是偷情是不妨的。所以紫芝崖在所里是如此著名,甚至成为和天堂并肩的圣地。而且紫芝崖也当得起“圣地”这两个字,如果不是……

我的一句旧诗说:诗人的感伤总是在晚秋初冬的黄昏。其实黄昏不管办什么事都具有一份特别浪漫的情调。如果办浪漫的事当然更是这样。

阿彩和阿飞正在办事。地点当然是在黄昏的紫芝崖。

啊、啊、啊!……阿彩情不自禁地喊道。

激激动……也也……啊啊……也用不着这么……

啊啊……

但阿彩还是喊。

办完事阿飞顺着阿彩的手指往上看。星星真多,都在天上眨着眼;夜空很蓝,游走着一丝丝的白云。接着是倒立的悬崖,上面一片深绿。阿飞闭上眼睛也知道悬崖的中腰有一棵老松……这些景色都太熟悉了,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什么?老松?老松?那上面是什么?……摇啊摇啊……那是什么?那那一定是一具死尸!



他们把“他们”弄回来了。

回头再收拾你俩。头儿说。

二

十年前我拖着一个大布包和一头披肩发,就像当时的音乐青年流行打扮成披头士那样,我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乞丐从警校来到所里。十年的时间足以发生任何事情。比方说我的头衔从书记变成了“副头儿”,比方说一位女同事从我们见面我就发誓要杀了她,而现在她是我妻子并为我生了一大堆孩子。不会改变的只有我的工作。从十年前做书记开始直到现在我还没变成所长,我的工作永远

是做头儿的助手，记录犯人的口供。

我在正当的职业上混得把泥鳅尾巴都混掉了，落得像鱼不是鱼是鱼不像鱼，于是想起了开辟第二战场。十年来我只需把案例记录稍加整理润色就可以延绵不断地出书。就像人家说的“一个不留神就玩成了大腕”。我的作品正是承蒙读者尤其是犯人同胞错爱，在社会上特别畅销。所以社会上对我的身份首先认可的是作家，而我的警察身份却总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所以审问开始我被犯人们围着要签名的情况司空见惯，以至头儿好几次抗议说是我妨碍了司法的正常进行。最近一阵外面谣传全国的犯人将联名上书瑞典皇家科学院要求把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我。甚至有隔我们城数千里的长期漏网的犯罪分子到我们所自首，为的就是把他的故事讲给我听。每当我面对他们都诚惶诚恐，担心自己有负犯人兄弟的信任。不过诺贝尔奖我还是想要的。

最让我感到不安的是我对犯人兄弟的软化：他们在外面的一个个都是讲义气守信用的好汉，我却往往置他们于背信弃义的境地，并且在开口时他们照例说：管他妈的什么义气不义气，我这也是为他们好为国家好为党为人民好啊。更可怕的是他们都真心实意这么说。

阿飞和阿彩把“他们”带回所里。这不是件容易事：首先得设法把那位“老兄”从高处放下。他老兄站得实在潇洒，悬崖又实在太高太陡峭。所以他们只得请“他”：阿宾帮忙，他很乐意帮他们。因此那位“老兄”：尸首便摔得很惨，因为站得越高摔得越惨。阿飞和阿彩既然化尽心力才把他们逮住，就决定绝不让他们其中任何一个有逃跑的机会。他们在他：阿宾和他：尸首脖子上套了一根绳的两头，阿宾还戴了两个银质手镯。只要由阿飞扛着尸首，现在就万无一失。

头儿说：回头再收拾你俩。这等于对一个在“宫殿”呆过十年的同志说：“你刑满释放了。”所以阿宾和阿彩拍拍屁股就走人。此话

还有一层意思：“案情非同小可，我得亲自过问。”而我也只能暂时将这个星期天改为星期某，总之不能是星期天，以备头儿的驱遣。

就像你从各种渠道得知的那样：我和头儿每人一张桌子坐在一间特别暗的屋子里。一盏灯特别的亮但范围很小，刚好照在犯人的脸部。（不过一般的犯人都显得俯首贴耳，所以灯照着头比照着脸的机会多。但这位犯人却昂首挺胸，似乎要跟我们肉搏。我改变平时拖沓的习惯，挺直腰板）审问开始。

姓名？头儿发问了。我动笔写。

× × ×。

大声点！

阿宾。

性别？

你没长眼睛还是没长脑子？对面忽然爆了。

性别？！头儿在坚持，这是规矩。

.....

你他妈聋了？我问你妈给了你鸡巴没有？头儿显然也火了。

我操你妈跟你这公牛同一性别！

头儿一条腿踏上了桌子差点就跳出去。但腿搁在桌上就停住，眼瞪着阿宾，嘴里的声音大概在骂。就这样过了数分钟，头儿忽然特别响亮地拍了一下胸膛说：

性别：男，记下。这是对我说的。对那下特别响亮的拍胸膛的声音，我的理解是：我是一个雄性的动物，这是举世公认的。

工作单位？头儿压住火继续问。

临潭师范大学 96 级中文系学生阿宾。

废什么话？没多问你就别多答。

头儿点上一支烟，然后给了我一支。他想把刚才那句话里剩下的那点火气给压住。他当然明白否则不但问不出任何有意义的东西，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白白受气不说还甚至可能揍人。我之所以现在还是“副头儿”而没把那个“副”字去掉，完全是头儿的抬举。不久

前他本来有升迁的机会。在审问时他在对方胸部揍了一拳，而对面坐的又是位年轻女士。非礼当然可以把任何机会放跑。所以本来打算填他的缺的我，只得原地踏步。这支烟还表明官样文章做够了，下面得进入实质阶段。

你为什么杀他？（“他”是指尸首，虽然远在太平间）头儿单刀直入。

……没有声音。阿宾大概还没有想好答案：回答的方式和内容。

为什么杀他？

他找死而且该死。阿宾的话总是这样简单，甚至在回答这样的问题时也是。这不能不让我注意到。

该死也不该死在你手里。死在你手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就是说你也该死。再说他找死也不至于死后再自己爬到悬崖上吧？我猜他肯定是想掩饰自杀的罪行。头儿被自己逗乐了。头儿微笑着把嘴里剩的烟叭的吐出，蓦的问：

谋财害命？

我的确没想到那地方也会有狗发春。强奸未遂可能比谋财害命更接近我的罪名。

可他是男……我猛跺了他一脚。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头儿立刻明白过来，接着露出很尴尬的样子。阿宾早在笑了。

这照样改变不了他找死、该死的事实。阿宾说。

先生，我们要的是口供，而你，要的是证据，明白吗？我们在现场抓住了你，一切就够了……明白吗？就是说我们只要高兴就可以毙了你。

那你们为什么不动手？

是呀，那我们为什么不动手？事情不会这么简单。绝对不会，除非上帝疯了。阿飞和阿彩爬上悬崖要把尸首弄下来。阿宾躺在草地上，身旁是一滩鲜红的血和一柄沾满鲜血的长剑。

人是你杀的？阿飞问。

不错。所以阿飞和阿彩把他带回来。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法医白影一样飘进来。

有张字条。

哪的？

口袋里。

我是问你谁的口袋里？头儿不耐烦了。

当然是死者……

字条的内容如下：

是我先动手。如果我被杀不要追究阿丰的责任。 阿宾。

并且有指印。

这是你写的？

不错。阿宾回答时的口气还是很平淡。看来这并不意外。

我们验证笔迹和指纹，确实是阿宾的。

还有什么话要说？头儿很解恨似的说。

没有。阿宾说。但他接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内容与刚才那张一样，不过把阿宾和阿丰掉了个个，并且字迹和指纹不同。

谁写的？

他，阿丰。

指纹是阿丰的而且可以证实是活着时按的。从阿丰身上找来证件核对，发现字迹也是他的。这就奇了。我和头儿互相看了看，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阿宾却因为能欺骗我们感到很得意。他翘着二郎腿并快活地摇着小腿。

把你听使唤的驴腿放下！阿宾放下来。

谁都不知道吃了早饭还能不能吃午饭阿丰也不能所以他不可能预见自己的死。狗都要活好死不如赖活所以阿丰不会找死并且要求不追究对方责任。只有一种可能。



你们决斗？

至少说明你不是十足的白痴。

事情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复杂。头儿多少有点失望。他不想放弃。

你杀了人。而且这是事实。所以，老实点，朋友。下面我问你答？头儿又点了支烟。

为什么？

像流行的那样：为女人。

什么女人？

阿霞。

我问的是什么女人？

阿宾像是瞌睡。

我问什么女人……

阿宾跳起来大声吼：

白痴加弱智，一群白痴加弱智，你们一群白痴加弱智！

揍人的诱惑又摆在头儿前面，那种快感几乎把他击倒。

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像过去那样我把头儿请出屋外。

你不了解他凭什么说他是白痴还外加弱智？我问。

不单他也包括你。

是吗？那真是荣幸。我把名片给他。

联系就不必了吧。他看了名片，你就是那个狗屁不通的狗屁作家？他虽然说得讽刺刻薄，但我知道这肯定出乎他的意料。

正是在下。我现在不是以警察的身份跟你讲话，而是以一个作者的身份或者因为我是写犯人题材的东西的，你就当对面坐了个强奸犯也可以。

我们能否靠近一点？阿宾显然温和下来了。

当然可以，只要你不用我作人质。

接着我发现他在文学方面的功力很深厚，这在现在的中文系

